雪静 著

第一章 我父亲的婚外情

第二章 地转实为新地兆

第三章 我在寻找一个人

往事并不如梦

第一章 他竟说我不纯洁

第二章 我和他

第三章 枕前泪共阶前雨

时代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特约编辑／刘德来
责任编辑／焦 英 李天卿
封面设计／高 平

ISBN 7-5387-1970-9
9 787538 719703 >

ISBN 7-5387-1970-9
定价：20.00元



往事并不如梦

雪静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并不如梦/雪静 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 10
ISBN 7-5387-1970-9

Ⅰ. 往… Ⅱ. 雪… Ⅲ. 雪静—自传 Ⅳ.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4536 号

往事并不如梦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5638648　发行科：5677782
E-mail	benatg@mail.jl.cn
印　刷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60×960 毫米　1/16
字　数	140 千字
印　张	12.75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曾静，本名高晶，女，满族，60年代初出生于河北承德，现居南京，供职于南京青春杂志社，任常务副主编。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高研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80年代开始从事写作。

《往事并不如梦》原名《梦屋》，曾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入围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上　篇

第一章　我父亲的婚外情

殷女人的确是一个很一般的女人，除了身材高大粗壮之外，她脸上的五官没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她比父亲大八岁，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清秀的父亲与这个高大粗壮的女人亲昵时的情景，假如把父亲比做一根笔芯，她就像一个套子，足以将父亲整个装进去。

1

第二章　地转实为新地兆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走动亲热起来的，我父亲几次登门，竟和赵院长的关系密切起来。偶尔他还到我家吃饭喝酒。待《赤脚红医》红遍省城，我父亲又回医院重操手术刀的时候，他又取代了那位曾专过他政的队长而当了科室主任。

42

第三章　我在寻找一个人

时光一点一点地移动，淡化着所有的记忆。慢慢地，我对王心刚的迷恋也减弱了，甚至感觉自己最初的心旌摇荡有点傻气。但从这件事开始，我知道了什么是隐私，也知道了什么是偶像。

71

下　篇

第一章　他竟说我不纯洁

陈大勇几乎是叫了起来："卑鄙？谁卑鄙?！你认识我之前收到那么多情书，还一一抄在笔记本上。我长这么大，只给一个人写过情书，那就是你。我是认真的，对你的感情也是纯洁的。"

95

第二章　我和他

生活的失意莫名其妙涌上心头，想到我的爱情，在别人看来那么炽烈的爱情，而我心中却是一团迷雾，我看不清它，也无法把握它的未来。陈大勇跟我显然是两种人，我对他的渴望除了肉体的抚爱之外，丝毫没有别的。这能是爱吗？能是我一生交付的爱吗？

125

第三章　枕前泪共阶前雨

这个夜晚对我来说，是从东边走到西边，再从西边走向东边，就这样无目的地走，脚步沉重，心情黯淡。我的心里装满了从前，尽管那是一些无比艰辛的日子，但毕竟是与陈大勇携手度过。我很奇怪，平时那么轻视的事情，到了动真格的时候，所有美好的情绪都回归了。要是任凭这样的情绪发展下去，我感觉我离不开陈大勇。

151

上篇

第一章 我父亲的婚外情



我是谁？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一蓬旺盛的头发如同一只大鸟冲出神秘的林莽。我手舞足蹈，手腕脚踝发出动听的脆响。我真想安静下来，可我无论如何也安静不了，我只要停止舞动就会有纷乱的想法汹涌而出，丰富多彩的世界犹如一个艳丽的女人，我们对世界的感觉却悄悄变老，年轻时夸张的理想，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变成了辉煌的愚蠢，而那些鲜活的人和事总是留在心灵的深处，当心灵变得庞杂时，倾诉的欲望就开始膨胀，那我还是安静下来，说吧。

我首先要告诉你，我童年的整个岁月。

在北方一个闭塞而脏乱的小城，我经历了我那个年龄不该经历的事情。这些事情因为与人物密切相关，最后就衍化成一个个生动鲜活

的形象，伴着我的花季、我的成熟、我半醒半醉的人生。我常常想，就让岁月的封尘将这些事和人埋葬吧！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这些事和人就像一朵又一朵浮云在我心灵的天空凝聚，密度大得足以酝酿一场暴风雨。我没有任何办法让这场暴风雨停止，于是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心灵被水浸淹，确切地说，是被泪水浸淹。

我母亲杜小兰是有名的美人，她离开塞北的一座城市嫁到我父亲黄启蒙的县城时，我父亲正在一座小型煤矿当医生。矿上有一条铁路，是日本人修的，二战期间日本人在中国搜掠了数不清的矿藏，其中就包括煤。父亲居住的这座县城因为煤矿而一度闻名，又因为煤矿的原因，县城里的路和桥成为最优美的风景。

桥是水泥建筑，桥两边没有护栏，桥上能并行两辆车。人在桥上不经意坠下去的事时常发生，城里的人一旦知道家人要过桥时，总免不了要叮嘱：小心哟小心！桥叫大洋桥，也是日本人修的，日本人修好这座桥，就在县城抓了个李姓的财主，他的家业堪称全城之冠。日本人将李财主抓到宪兵司令部，先让他目睹了一个正在上刑的人，据说是那个县城的共产党。这个共产党后来被日本人杀害，李财主看到那个共产党被绑在一个老虎凳上正痛得嗷嗷惨叫，他的脸刷地就吓白了，提着长袍便往门口退，退出门口就给一个不长胡子的日本军官跪下了，日本军官得意地看着李财主，把他头上那顶西瓜皮小帽摘下来在手上把玩，李财主光亮亮的脑壳就像一个钨灯泡接受太阳的辐射。日本军官把玩瓜皮小帽的时候，李财主偷瞥了一眼日本军官，他看清了他没有胡须的下巴，而他的年龄早该是胡须丛生的林莽了。这一瞥过去，又使李财主惊悸了半晌。李财主从小念过私塾，精通八卦相术，依他的观点，世上有四类男人不好缠，其中有一类就是不长胡子的男人，这四类人被编成了四句顺口溜，在民间广泛流传：无须麻脸

不可交，一只眼斗不过水蛇腰，水蛇腰斗不过亮白顶，亮白顶斗不过老杂毛。李财主在心里重复这四句顺口溜的时候，不长胡子的日本军官又把瓜皮小帽扣在了他的头上，并通过翻译告诉李财主，新修的桥归你了。

李财主登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日本人想敲诈他一笔钱，却又寻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一座桥可不是几十块大洋就能买的，他的家业是他一辈子的积攒。他有六房姨太太，六房姨太太都过着简朴的生活，买首饰添衣服非到年底才行。但李财主未敢吭气，强装笑颜说："太君，我就回去取钱，就回去取钱。"

李财主回到家，李家老小顿时泣作一团。买那座桥至少要二百光洋，这就意味着李家面临着倾家荡产。李财主与家人哭过了，就开始想对策，他想这钱是必须要出了，但出多出少却有周旋的余地。他可以出一百光洋，而另外的一百光洋他想不出用啥去抵偿。他望着六个姨太，六个姨太也望着他，个个桃花粉面，煞是凄艳。李财主忽然就有了计策，他想要拿她们中的一个去抵钱。



李财主的想法一说出来就像晴天霹雳，在六个姨太的头顶轰然炸响。她们哭天喊地求老爷留下自己。有的抱住老爷的头，有的抱住老爷的腰，有的扯住老爷的胳膊，有的搂住老爷的腿。李财主心里收着妻妾的泪，忽然难过地抖起来，他谁也舍不出去呀。哭闹了一个时辰，李财主和几个姨太又醒悟过来，面临着抵债的关隘，没钱哪有命啊。李财主说："谁去？你们谁去抵那一百大洋？"几个姨太都不吭声，谁都知道去了就等于送掉了半个性命。

大姨太在关键时刻显出了高风亮节，她与李财主生了一个儿子，这使她在家中有了不同子其他姨太的位置。

她说话算数，甚至能当李财主的一半家。五位姨太都是她为老爷选的，她指使谁干啥谁也不敢违抗。但去伺候日本人，她就不好派谁



李财主和大姨太的结婚照

去了。她觉得派任何一个人去，都是她的罪过，于是她挺身而出。大姨太的高风亮节使全家人惊骇起来，最惊骇的是李财主，他没想到大姨太会有如此勇气。他在惊骇赞叹中又有了几分醋意，她真要心甘情愿委身于日本人了，在他这样想着的时候，大姨太说："我老了，日本人不能把我怎样。老爷带着小姨太们先到乡下躲一躲，等这事平息了，咱还是一家人。年轻的、貌美的，到了日本人手里，兴许就没命了。"大姨太说着，就满脸流下泪来，几个小姨太给她擦着泪捶着背，帮她化妆更衣，又目送她进了日本人的司令部。

日本人打量完大洋，就打量这个抵大洋的女人。他觉得这女人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老了，与大洋相比显然抵不过大洋的价码。他邪淫地看着大姨太，她的头发高挽在脑后，那是一头浓密的秀发，发上插了各式各样的头饰，这秀发给她增添了生机和魅力。日本人看着看着就不由得用手抓了一把，他抓到了油光光的东西，蹭在手上光滑无比。那是一种杏仁榨的油，抹在头发上光亮滋润。这油带着山野的清香，深深刺激了日本人的欲望，他又在大姨太的头发上乱抓了一把，这一抓使大姨太有序的乌发散乱开来，日本人就在这无序的散乱中将大姨太推倒了。

大姨太闭上眼，承受着来自异族的蛮力，这一刻她是把所有都豁出去了，为了她的那个家族，只有豁出所有。

大姨太是被李财主求人抬回家的，她回来时几个小姨太都躲避到乡下去了。大姨太两个月下不了炕，李财主变卖了家里的古董给大姨太治病，大姨太病好以后就成了这个家族中更有权威的女人，李财主甚至都要畏她三分。李财主外出回来，总要在大姨太门前把车铃摁响，大姨太知道李财主又给她带了好吃的东西，她取了东西再把李财主分到小姨太房间，哪个小姨太霸了李财主都要感激大姨太。

日本人投降以后，大洋桥归了人民政府，李财主感到事态不妙就跟大姨太一道遣散了身边的小姨太，分房分地给她们，余下的都卖了，剩下三间留给他和大姨太居住。后来轰轰烈烈的运动到来，李财主已所剩无几，政府想没收什么都没指望了。

我所以写这么一大段有关李财主的故事，是因为我的童年一直与一个姓朱的女人搅在一起，我居住的大院叫朱家大院，这个大院就是李财主的私宅，后来被卖了。大姨太就姓朱，她传奇的经历给小城的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于是这个院子被称作朱家大院。我一直叫这个女人朱娘，她在我整个童年的时光里就像一部老掉牙的留声机时时响着疲惫的叫喊。

朱娘走进我的记忆，我已经六岁。六岁的我迎接了一个伟大而苍

茫的时代，那个时代有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惊天动地的锣鼓，还有千家万户的动乱。朱娘被剃了光头，光头在丽日蓝天下闪耀着银光。朱娘就用一顶蓝色的帽子遮住银光闪耀的光头，光头又称阴阳头，是地富反坏的标志。朱娘虽然惨遭过日本人的蹂躏，但李财主在县城声势浩大，她是难逃地主婆的法网的。朱娘在一个阴雨的早晨从我的眼前走过，她低着头，脸上跟天的颜色一模一样，我见她怪里怪气的样子，心里一阵发笑。心想地富反坏就是朱娘这个样子，倒也没什么可怕的。我真正走近朱娘，就是在这场运动中。我父亲因为专业技术的出类拔萃而遭到同科室人员的妒忌，一位姓王的男士摇身一变成了医院造反派的领袖，父亲一夜之间就被打成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戴上高帽游街。父亲游街的情景我见过，他们一行四人，双手被绳子捆在身后，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牌子是用厚厚的松木板做的，木板用精细的铁丝穿牢，上写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等罪名。父亲的罪名比别人多了一条，那时我还不识字，不知道另外的字念什么，但只感到那几个字刺眼，我问母亲，母亲面无表情地说小孩子不要多事。母亲说这话时脸上是一种麻木的状态，她内心是不是波涛汹涌我当时无法猜出。但很长一段时间，母亲让我给父亲送饭，每次父亲将饭盒接过去，就打发我走了。而后，父亲打开饭盒，避开人的眼目，在饭里翻找纸条，那是母亲写给他的，每天都在这张纸条上告诉他一些事情。可这几天，母亲一个字也没写给他，母亲对父亲游街时牌子上写的罪行表现了沉默的愤怒。

我记事很早，三四岁的时候常在睡梦中听见爸爸妈妈吵架。有一次我偷偷睁开眼，看见妈妈手执酒瓶喝得酩酊大醉，浓浓的酒气在不大的房间里弥漫。妈妈边喝边哭，身体倚在墙壁上，被子在她的身边散乱着。

父亲跟妈妈夺着酒瓶，他显然要阻止妈妈继续喝下去，妈妈索性

站起身来，一仰脖颈咕嘟将酒喝了个精光，就像喝白开水一样从容。父亲最终还是将瓶子夺了过去，但那已是一只空瓶，空酒瓶在昏黄的灯下散发着酒气，父亲狠狠地将瓶子摔在地上，母亲疯了似的扑过去抓他拧他，父亲随手抄起柜子上的一只圆圆的镜子照准母亲的头部砍去，哗啦——镜子碎了，碎片散落一地。我吓得钻出被窝，大哭。我的哭和父母的吵闹惊醒了两岁的弟弟，弟弟随之也加入到哭喊的行列。而后，住在对面屋的奶奶也醒来了，奶奶拄着拐杖倒着两只小脚走过来，气咻咻地指责说："小兰你闹什么？"奶奶对妈妈从来是一副威严的面孔，她是旧社会的媳妇，受过婆婆的虐待，尽管妈妈做她的儿媳时已是新社会，但封建的遗风仍在她身上顽强地作祟。

奶奶站在屋中央，就像一座令人窒息的煤窑。奶奶通身是黑的，黑发黑脸黑衣黑裹脚黑拐杖。她从不指责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在她心里如同一座宝塔，而儿媳不过是塔底的一粒沙。妈妈被父亲扔来的镜子砍破了头，血顺着黑发渗出来，一滴一滴落在脖颈上，不一会儿妈妈身上的衣衫就染成了一面红旗。奶奶说："你觉得这个家不好，养不住你，你就远走高飞好了。两条腿的蛤蟆找不到，两条腿的人遍地都是……"

父亲被奶奶拉走了，屋里只剩下妈妈、我和弟弟。妈妈就像一尊雕像屹立在屋的中央，她的脸上是委屈的表情和伤心的泪水，我抱住妈妈，紧紧抱住她，我感到妈妈的身体在颤抖。妈妈，妈妈！我大声哭起来，妈妈脖颈上的血像一条细窄的河，泛着恐惧的腥气在我的视野里闪烁。

妈妈会死吗？

妈妈的血会流干吗？

……

朱娘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们家，她先到奶奶的房间说了些和解的

话。而后就撩开了我们的门帘，等她把门帘放下去的时候，我看到朱娘的脸就像惊恐的镜头，她显然被妈妈脖颈上的血吓住了。朱娘抱住了妈妈，就像抱着自己的女儿，她用袖襟擦着妈妈脖颈上的血，又在一个药箱里翻出纱布和棉球，妈妈的头上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纱布，就像月子里的女人。这个晚上朱娘就睡在了我们家的炕上，她听妈妈讲了一个女人的故事。

妈妈向朱娘讲述了一个与她的情感格格不入的女人，女人姓殷，比爸爸大八岁，体形高大粗壮。妈妈晓得殷与爸爸的关系时，已是一年以后了。殷怀了爸爸的孩子，殷要生下这个孩子，并希望这孩子得到妈妈认可。直到这时，妈妈才知道爸爸外面的故事，而这之前，故事的严密性是无人知晓的。

殷要回到从前的城市，她的进修生涯只有一年。那天风和日丽，一个高大粗壮的女人抱着一个婴儿站在我家门口。奶奶隔着玻璃往外看，奶奶有个窥视的毛病，大院谁家来了陌生人，她总要趴在窗上看个究竟。奶奶看见殷的时候，殷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院的门坎儿，她昂着头，面色焦虑地寻找院里的主人。她看见了奶奶身后的屋子，径直奔进屋来，将怀里的孩子往炕上一放说："你儿子的种！"

奶奶在那一刻两只眼睛瞪成了两个惊叹号，在这个陌生女人的身上逡巡。

"啥？你说啥？你找错门了吧？"

"我能随便给孩子找爸爸么？"女人说着就坐了下来，她坐在一盘很平静的炕上，这盘炕合法地睡着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殷女人像一个错误的符号，野蛮地横插进来。

我奶奶一句话也没说，儿子有辱门庭的行径使她用力地戳着手里的拐杖。

殷女人说："你看看孩子的鼻子，这么高挺的鼻子只有你儿子才

有。”

奶奶在瞥了那孩子的鼻子后，越发戳响了拐杖。

我爸爸的鼻子长得特别漂亮，就像一座山峰横亘在脸上，使他的整个面部有了起伏，所谓男性的威风就在这挺拔的鼻子上表现出来了。殷女人一定是先看上了我爸爸的鼻子才看中我爸，他们爱的结晶有一个与我爸爸一模一样的鼻子作标记，只是大小不同而已。

我妈妈那天刚巧没上班，她夜里给一位急诊病人化验，凌晨才回家休息。妈妈正做白日梦，她难得有梦的悠闲。奶奶把妈妈从梦境里唤回来，说：“你男人都跟野女人弄出崽子来了，你还有心思睡。”

妈妈睁着惊异的眼睛看屋子里的一切，开始她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当她看明白了一切，就痛苦地把头低下了。她什么也不说的样子，使这个房间有了黑云一样的压抑。妈妈一定是痛苦至极无法言说，她十八岁嫁给我爸爸时，我爸爸已经二十五岁。那显然是一个比妈妈成熟的年龄，他在婚姻的区域风光着，像一位老练的舵手驾驭着稚嫩的新娘在爱的大海驰骋。妈妈满意着爸爸的滋润，她大概从未想过爸爸会在她眼皮底下与另一个女人结出一朵爱情的野花。她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自己哪里不合爸爸的意，她要爸爸说个明白，于是就有了夜里的战争。

朱娘躺在妈妈的身边，她的身上散发着一股醉人的旱烟味。朱娘家里如今只剩下几亩地，由她和儿子侍弄。在这几亩地里，有半亩地种了旱烟，旱烟是北方的一种称谓，茎秆粗壮结实，叶子硕大。春天，将秧棵栽种下去，秋天摘下叶子晾晒，搓碎烘干，就是上等的烟末了。撕一张细窄的纸条卷一撮烟末儿，便是一根自制的香烟。朱娘不知何时养成了抽旱烟的习惯，她家的房檐下挂满了烟叶，朱娘用这些烟叶打发着自己的日子，寂寞在一明一灭的烟头上消失。

我用被子掩住鼻子以减少烟味的刺激。但我并没有讨厌朱娘的意

思，她是惟一能够劝解妈妈的人，妈妈的痛苦在朱娘的劝解中消散。

朱娘说："男人，哼，哪个不花花肠子？"

妈妈说："我对他忠心耿耿，他却这样骗我！"

朱娘说："这也就是新社会，不兴男人讨小老婆。我孩子他爹，有六房姨太太，都是我帮他找的。男人，一个老婆是不够耍的。"

妈妈说："不管是旧社会还是新社会，人还是纯洁些好，人不是畜牲，想跟谁交配就跟谁交配。"

……

妈妈整整哭了一夜。第二天，殷女人又来了。奶奶和爸爸将家里的自行车、收音机还有一些值钱的小摆设统统给了殷女人，算是对她的赔偿。不久，殷女人回到自己生活的那座城市。听妈妈说，殷女人的丈夫对那孩子很不好，经常打他。

殷女人与爸爸的事就像一个阴影，投射在妈妈清澈的心灵上。这个阴影使妈妈一下子就苍老了，她额上的皱纹变戏法似的多起来。

有一天下午，大约五点多钟的样子吧，晚霞在西天边抖着最亮丽的风姿，妈妈带我和弟弟走出县城，一会儿就到了县城的尽头，郊外的田野在晚霞的沐浴下闪着细碎的金光。绿油油的菜地和庄稼一望无际，蝴蝶轻拍羽翅吮吸着绿色的营养。多清新的空气和田野啊！我一路追逐蝴蝶，欢喜地玩着。弟弟走一会儿就要妈妈抱抱，他刚刚两岁，走不了远路。我妈妈一路无话，默默地看着田野。她的心被眼泪泡得又苦又涩，已经没有别的滋味朝体外宣泄了。离县城越来越远了，我看见田野里的一只窝棚，窝棚用草席油毡搭成人字，里面是几根木棍拼成的床，上面铺了一张席子，席子破损得已经不成体统了。这是一片瓜地，窝棚是瓜地的主人晚上看瓜用的。瓜地种的是香瓜，六七月上市，香瓜又甜又脆，是极好的水果，因价格比一般水果便宜，深受人喜爱。现在香瓜刚刚开花，窝棚自然是没有人住的。妈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